

臧健 访谈、整理

两个世界的
姐妹

Mediating between Two Worlds

Oral History of German Female Sinologists
德国女汉学家口述实录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两个世界的 媒介

德国女汉学家口述实录

Mediating
between
Two Worlds

Oral History of German Female Sinologists

臧健 访谈、整理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两个世界的媒介:德国女汉学家口述实录/臧健整理.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5

ISBN 978-7-301-08847-0

I. ①两… II. ①臧… III. ①女性-汉学家-访问记-德国
IV. ①K835.165.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60975 号

书 名: 两个世界的媒介——德国女汉学家口述实录

著作责任者: 臧健 访谈、整理

责任编辑: 陈 甜

封面设计: 奇文云海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08847-0/K·0772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philo@163.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5

印 刷 者: 北京鑫海金澳胶印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87mm×1092mm 16 开本 18.5 印张 312 千字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6.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学术丛刊 乙编 第二种

丛刊编委会

主编：袁行霈

编委（按汉语拼音音序排名）：

程郁缀 傅 刚 刘玉才 潘建国 齐东方

荣新江 沈乃文 王 博 徐 俊 袁行霈

张志清

《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学术丛刊》

总 序

袁行霈

夫往来交聘,诸国所以通有无;转益多师,学者所以广见闻。昔博望西使遂开丝路,罗什东来而兴佛法。方今国学盛于内,汉学盛乎外,连枝之学,枝叶交错,耆宿新秀,相得益彰,中华文明之恢弘气象,由此可见一斑矣。

岁在丁丑(公元 2009 年),北京大学始建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延四海之宾,访八方之书,俾宏达之士,咸集大雅之堂,藉以会东西之优长,发学术之奥义。《诗》曰:“嘒其鸣矣,求其友声”,盖基地之旨归也。

基地初建,即创刊《国际汉学研究通讯》,承各方学者不弃,内容日丰。然亦有《通讯》未能悉载者,遂另行编辑《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学术丛刊》。《丛刊》分甲乙两编。甲编曰“研究编”,收录汉学研究论著,发前人之所未发,堪称一家之言者。乙编曰“资料编”,前贤未刊之稿,史志失载之册,或其他珍贵资料,加以董理,以飨学人。

《丛刊》初创,体例未备。愿诸君于指瑕之余,惠赐佳构,非仅吾侪之愿,亦学界之幸也!

小 引

这是一本独特的书。它是一本口述历史,编者用了将近十年的工夫,访问了 21 位德国女性汉学家,亲历了她们的生活,记录了她们亲自口述的认识中国、研究中国、推介和传播中国的历程;这又是一部女性的奋斗史,作者以女性的细腻和真诚抒写了一曲德国女性战胜各种艰难困苦、家庭矛盾、社会歧视,为追求达到学术高峰而付出、而牺牲的交响诗。这本书和一般学术著作不同,它不只是记述了学者的学术成果;它也和一般传记不同,不只是所写对象的生活实录;它熔学术、生活为一炉,将这一女性汉学家群体攀登汉学研究之路的成就和艰辛与她们的精神变化和心灵感受相连接,突出了她们治学的成就和来之不易。

作为这部口述历史的主人公,她们一部分已是德国著名大学的资深教授,曾经为开创某些汉学机构、引领汉学研究的某些重要方面立下了不朽功勋;另一部分是大学当前科研和教学的中流砥柱,她们正在为培育新一代汉学家而努力;还有一部分则是正在奋进的青年学者,当然也还有个别人至今还未能找到自己满意的从事汉学研究的岗位。但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无悔于自己的青春,无悔于为汉学研究奉献一生。她们都十分重视有这样一个机会来总结自己的生命历程,对完成这样一部口述历史很重视且极有兴趣,因而竭尽全力,克服各种困难,满腔热情,言无不尽。正如编者所说,她们一谈就是六七个小时;海德堡大学副校长,在晚上回家后,抱着发烧的孩子还坚持接受访问;有的女学者开车几个小时把采访者接到家里,住在家里亲切交谈;有的被采访者连续谈了六个晚上,仍然意犹未尽。每一位女学者,都有各自与众不同的经历,都有只属于自己的生动而感人的故事。这本书就是这些亲切动人的故事的汇集。

在妇女就业率并不是很高的德国,这里呈现的 21 位女汉学家无论在学术方面,还是在处理家庭和事业的关系方面都是艰苦卓绝的开路先锋。女性学研究

在海外中国学研究中一直是一个薄弱环节,上述各位女汉学家不仅在德国汉学界主办了多次以中国妇女为题的国际国内研讨会,出版了《中国与妇女》通讯和《共和时代的中国妇女》等书籍,广泛建立了与中国学术界的联系,还不断增加中国女性学研究的课程,招收这方面的研究生,培养了众多人才,为国外的中国女性学研究作出了贡献;另一方面,她们本人又都是事业家庭两不误,很好地处理了与丈夫、子女、父母各方面的关系,当然其间也不乏矛盾、痛苦、悲伤的时刻。这一切都通过作者生动而流畅的叙述,娓娓道来,赋予这本别开生面的口述史以很强的可读性与亲和力。

我认为通过这本书既能了解德国汉学发展的某些状况,又能认识坚强的德国女性的某些生活阅历和人生追求,这在别的书里是很难看到的。在众多出版物中,这的确是一本独具特色、值得一读的好书。特向大家推荐。

乐黛云

于北京大学朗润园

2010年岁末

目 录

小 引		
乐黛云 (Yue Daiyun)	1	
前 言		
臧 健 (Zang Jian)	1	
一辈子献身于中国文学		
梅蕙华 (Eva Müller)	11	
对中国文学的努力:得失相当		
尹 虹 (Irmtraud Fessen-Henjes)	30	
我的寻求之路		
余蓓荷 (Monika Übelhör)	41	
时代差异、题目与方法的变化		
顾铎琳 (Gudula Linck)	63	
反思与创新中的汉学研究		
罗梅君 (Mechthild Leutner)	72	
社会科学视角下的汉学研究		
柯兰君 (Bettina Gransow)	87	
在中国:一个启发性的经验		
海 迪 (Heidi Brexendorff)	95	目
搭起文化交流的桥:汉语教学三十年		录
李玛丽 (Marie-Luise Beppler-Lie)	106	1

叙说中国文化生涯	
韦荷雅(Dorothea Wippermann)	119
一个反潮流的成功	
魏格林(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	132
探索深刻与快速的变化	
谢 妮(Monika Schädler)	157
中文引发了我对古典诗词的迷恋	
杜柔郁(Dorothee Dauber)	167
中日之旅	
顾德琳(Gotelind Müller-Saini)	179
和中国分不开的时光:我人生中的二十五年	
苏诺娜(Nora Sausmikat)	190
汉学研究的奋斗与成功:一位年轻汉学家的路	
萧 婷(Angela Schottenhammer)	202
接近中国:经验和思考	
史 明(Nicola Spakowski)	212
曲折的学术道路	
李可嘉(Katja Levy)	225
我生命中的中国缘	
魏德克(Kathleen Wittek)	234
对中国文化的迷恋	
费海根(Heike Frick)	244
主题的变奏曲:汉学、中国历史、科学和技术	
薛 凤(Dagmar Schäfer)	253
我梦中的橄榄树结满果子	
柯瑾艺(Olivia Tania Kraef)	262
作者简介	275
编后记/臧 健(Zang Jian)	285

Contents

Foreword, <i>Yue Daiyun</i>	1
Preface, <i>Zang Jian</i>	1
A Lifetime of Dedication to Chinese Literature, <i>Eva Müller</i>	11
Caring for Chinese Literature—	
Balancing Successes and Deficits, <i>Irmtraud Fessen-Henjes</i>	30
In Search of My Way, <i>Monika Übelhör</i>	41
Epoch Differences, Variations in Subjects and Approaches, <i>Gudula Linck</i>	63
Sinological Research	
between Reconsideration and Innovation, <i>Mechthild Leutner</i>	72
Chinese Studies from a Social Science Perspective, <i>Bettina Gransow</i>	87
China, a Source of Inspiration, <i>Heidi Brexendorff</i>	95
The Bridge of Cultural Exchange—	
30 Years of My Chinese Teaching, <i>Marie-Luise Beppler-Lie</i>	106
Some Decades of Life and Work	
between Germany and China, <i>Dorothea Wippermann</i>	119
A Success off the Beaten Track, <i>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i>	132
Exploring Profound and Rapid Change, <i>Monika Schädler</i>	157

Early Interest in Languages,	
Love for Poetry and Fascination with China, <i>Dorothee Dauber</i>	167
Sino-Japanese Ventures, <i>Gotelind Müller-Saini</i>	179
China—25 Years of My Life, <i>Nora Sausmikat</i>	190
Struggle and Success in Chinese Studies—	
The Road of a Young Sinologist, <i>Angela Schottenhammer</i>	202
Approaching China—Experiences and Thoughts, <i>Nicola Spakowski</i>	212
An Academic Career on Detours, <i>Katja Levy</i>	225
China—A Lifelong Passion, <i>Kathleen Wittek</i>	234
Fascination with Chinese Culture, <i>Heike Frick</i>	244
Variations on a Theme—	
Sinology, Chinese Histo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Dagmar Schäfer</i>	253
The Olive Tree in My Dreams Is Heavy with Fruit, <i>Olivia Tania Kraef</i>	262
About the Contributors	275
Afterword, <i>Zang Jian</i>	285

当我把这 21 位德国女汉学家的口述史稿整理完成,呈现给大家的时候,发现我不得不面对一系列需要回答的问题,这就是:什么是汉学?什么是中国学?汉学研究与中国研究的区别是什么?如何定义女汉学家?如何评价女汉学家的成就?以什么标准来衡量?怎样理解女汉学家的研究实践与经验对汉学学术史的意义?要回答这些问题,要如实呈现女汉学家在国际汉学研究中的地位及其影响,以往许多固有观念和价值评价体系似乎都不再能被套用,甚至会被完全推翻。

如何认识汉学与中国学

近年来,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国家和研究机构投入大量资金与人力拓展汉学研究与中国研究,使得中国学术界了解国际汉学研究的理论、方法与实践,密切与国际汉学研究机构及人员的沟通与联系,已成为迫在眉睫之事。

什么是汉学(Sinology)?什么是中国学(Chinese Studies)?汉学研究与中国研究是否是一回事?它们之间的差异和关系是什么?在全球化快速发展的今天,这个问题在一些中国学者的认识上,似乎仍然是一个回答不清楚的盲点。近年一些研究文章谈到国际汉学,多以汉学(中国学)的概念来笼统论述,因为二者的共同点,都是中国之外的学者(主要指西方学者和日本学者)来研究中国文化与历史。但被中国学者忽略的是,欧洲汉学家很少说他们的研究是中国研究,而同样美国的研究者也从不用汉学研究来标榜他们的研究,无论在欧洲还是在美国学界,汉学研究与中国研究的界限似乎是十分清楚的,是不可相互替代的。

这一概念上的差异既包含研究范围、理论、方法、内容等学术上的不同,也包含研究史、学术史发展过程中历史、政治等因素的介入和影响。

西方汉学研究发源于欧洲,其历史要早于美国的中国研究一个多世纪。有学者认为,西方专业汉学于1814年在法国诞生,以法兰西学院正式设立汉语、鞑靼—满语语言和文学的教席为标志。至19世纪下半叶,欧洲学者奠定了现代汉学研究的基础。^① 早期欧洲汉学研究的特点,是对于中国语言、历史、古典文学的研究,尤其侧重于古代汉语及古典文献的翻译,及对民间宗教和传说的研究,与后来在美国兴起的中国研究侧重于现实政治与社会研究完全不同。尽管在欧洲很多国家,汉学研究的基础特别厚重,成果十分显赫,很多研究者至今仍然固守着传统,但20世纪中后期以来,他们的声音已经越来越弱,甚至于很多当代中国年轻学者只认识中国学,不认识汉学。

如果单独谈海外学者的中国研究,特别是现当代某一专门领域的研究人员与研究成果,很多中国学者甚至研究生都可以侃侃道来。为什么?因为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抗美援朝战争之后,由费正清创立的美国中国研究,其重点主要是针对中国现当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研究,研究方向与内容十分明确地与欧洲汉学传统分道扬镳。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70年代中国加入联合国及中美两国建交之后,美国的中国研究更是风起云涌,像雨后春笋一样发展起来。大量以中国研究为名目的机构、专业纷纷建立,以中国研究为专攻方向的研究生大量涌现,使得中国研究自70年代以后逐渐发展为一个新的学科——中国学。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后,随着中国走向改革开放和全球化所带来的美国强势文化的冲击,以美国为代表的中国学也以不可挡之势,压住并影响了发源于欧洲且历史悠久、基础雄厚的汉学研究。

德国学者马汉茂(Helmut Martin)提到,汉学是置身于欧洲学科传统之中的,影响汉学研究发展的许多理论和信息均来自于其他西方学科的研究成果。汉学在消解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偏见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其研究主题又常常是西方时代精神的产物。^② 因此,在铺天盖地的美国中国研究占据了国际汉学研究的主导地位,成为主流声音的同时,历史地、全面地了解、介绍汉学研究的

① 张西平:《欧美汉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河南教育出版社,2006年。

② 马汉茂、张西平等主编:《德国汉学:历史、发展、人物与视角》,大象出版社,2005年。

学术史与传统,了解欧洲汉学研究学者理论与方法的创新,无疑是客观了解西方汉学,进而了解中国学所不可或缺的。

不可忽视的是,近三十年来,一些欧洲的汉学研究学者也开始跳出传统,转而对近现代中国的社会研究感兴趣。他们力图拓展汉学研究的领域,借鉴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女性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从而转变汉学研究的方向。这些研究更加侧重于关注中国近百年来的现代化进程,与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在研究对象、理论、方法上越来越接近,从而使得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发展背景的汉学研究与中国研究越来越纳入“国际汉学”的统一体,构筑起更加同一的交流平台。这一趋势,无疑加速了欧洲汉学研究的发展与分化。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欧洲汉学界,无论是坚持传统汉学还是重视近现代中国研究的各派,在批评传统汉学“欧洲中心主义”的同时,都极力反对更加强势的“美国霸权主义”。或许这也是欧洲汉学家坚持说他们的研究是“汉学研究”,而不愿冠以“中国学研究”的原因。这其中,一批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进入汉学研究领域的女性汉学家,开创了性别研究方法在汉学研究中的运用,召开了各类以女性研究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给传统汉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从这本德国女汉学家的叙述和实践经验中,我们似乎可以解读出这样一些概念和理解:

“汉学研究”是一个历史性词汇。如果不讨论日本、韩国的汉学研究发展史,仅考察其在欧洲产生及至发展到今天的二百多年历史,就会发现,这一词汇的含义不断发生着变化。首先,这种变化来自于被研究客体——中国自身百多年来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翻天覆地的变化;其次,亦来自于研究主体——欧洲汉学家自身所处时代、国情、环境的变化;最后,新兴研究势力——美国的中国研究在国际上的崛起及对传统欧洲汉学研究所形成的压倒性强势地位。三方面原因加速了传统汉学研究的分化。

“汉学研究”又是一个多元性词汇。从历史发展中走来、传统上以研究中国古典历史、文学为主要方向,注重翻译的研究方向与方法,仍然是西方汉学研究的主流。同时,欧洲新一代汉学家对老一代研究的理论、方法产生质疑、反思,希望冲出传统汉学研究的固有框架,走出一条既不同于传统汉学固守古典研究,又不同于美国“中国研究”只关注现实问题,而是在传统中创新,开拓交叉于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之间的新汉学研究之路。尽管这一派汉学家的人数并不多,且多数为女性,其研究的方向及理论、方法甚至不被欧洲主流汉学界所

认可,但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事实上已经成为欧洲汉学研究中不可忽视的力量和流派。

美国传统汉学研究基本上是步欧洲后尘,美国研究宋代思想史的学者田浩(Hoyt Tillman)认为:“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很多美国学者学习汉学都要到欧洲去,认同欧洲的传统比较接近中国清代考据学。但是美国人逐渐觉得这样的传统不足以应对当代社会科学的问题,所以从 60 年代以来,美国人就把传统汉学转到了社会科学的方向,美国现在几乎没有什么传统的汉学家,我们在做的是‘中国学’(Chinese Studies)研究。”^①由此可以看出,与欧洲汉学研究的分化不同,美国学术界对“汉学”与“中国学”的界限区分十分明确,即使是少数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历史、文化的学者,亦认为其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与传统汉学研究已完全不同。在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学者中,一些人对传统汉学研究的方法甚至有一种轻视的态度,多数人对汉学研究的解读,即是一种已经过时的、与当代社会不沾边的古董研究。

相比欧美学术界,中国学术界对“汉学研究”一词的使用范围要宽泛得多,多数人将中国以外的东西方国家中专门从事对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研究的学者,统称为汉学家。李学勤认为,中国国内讲的“汉学”,主要是指外国对中国的研究,有时严格一点,称做“国际汉学”或“海外汉学”。因此,“汉学史”便是国际汉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是把重点放在汉学的过去。至于“国际汉学研究”的意思更为广泛,不仅研究汉学的过去,也包括汉学的现状甚至未来。^②一般从事汉学学术史研究的学者,仍遵守汉学研究的传统规则,将欧洲 19 世纪以来的汉学研究者及目前仍从事此研究的欧洲学者,统称为汉学家,将美国的中国学与汉学区分开来,美国的中国研究学者被称为“中国学家”。

由此看来,如何定义汉学研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丁建弘提到:“何谓‘汉学’,精确的含义迄今争论不休,以愚之见,是否可取其‘核心’共有之义暂作妥协:对以汉语方块字为主体的汉民族传统文化之外部研究的中华学问。”^③但不可否认,构成汉学研究的一些基本要素,则是十分清晰和

① 田浩(Hoyt Tillman)教授,任教于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历史、哲学与宗教学院。讲演题目《中国学术思想在美国》,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2010 年 12 月。

② 李学勤:《作为专门学科的国际汉学研究》,刊载于《中华读书报》2010 年 8 月 15 日。

③ 丁建弘:《龙与鹰——历史上中德民族的文化交汇》,见何芳川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8 年。

明确的。例如,历史的沿革与延续,基本的理论与研究方法,传统认同的古典研究范围,研究者身处大学的汉学系,符合这些基本要素的研究,无论是在东、西欧洲的众多国家,还是在日本,从事与中国相关的研究,仍被统称为汉学研究,即使是欧洲汉学界中的新兴学派,尽管批评古典汉学的理论方法,但仍然继承“汉学系”与“汉学家”的称呼,既显示其自身的历史渊源与传承,又与美国“中国学系”与“中国学家”作了明显切割。

同时,也有学者认为,在德国大学汉学系之外的其他学科领域,例如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等,中国研究发展迅速,人才辈出,众多中国学研究机构成了蜚声学术界的研究机构,且成就卓著,已成为欧洲中国学的领跑者。^① 因此,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美国,无论是汉学研究还是中国研究,在今天全球化的背景下,都不再是孤立和唯一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汇与融合,或许将会长期共存。

如何定义女汉学家

“汉学家”,顾名思义是研究汉学的专家。以传统价值标准来判断,应该是大学或研究机构中学有所成、成果丰硕的教授、学者。但如果以此标准来衡量传统汉学研究领域,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60年代,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德国有记载的女性汉学家可谓屈指可数。

与历史上欧洲著名汉学家都是男性学者不同,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陆续与西方国家建交,越来越多的西欧国家女学生进入汉学系,选择汉学专业。以柏林自由大学为例,优秀的女性汉学研究博士生,数量要大于男性学生,她们多数人都曾经在北京大学留学进修,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其中的一些人,已成为汉学界的中坚力量,活跃在汉学研究的各个领域。

在2000年,当我开始着手采访德国女性汉学家时,全德国大学中的汉学系女教授只有7人;9年之后的2009年,我再次走访德国大学汉学系时,柏林洪堡大学、马堡大学、基尔大学的汉学女教授都已退休,有的汉学系被撤销,有的汉学系补充了新人。令我惊讶的是,至2009年11月底,全部汉学系女教授的总和,仍然只有7个人。那么,10年间那么多优秀的汉学系女博士、女博士后毕业,她们都到哪里去了?她们面临什么样的困难?

^① 邵健:《中国学的历史和现状》,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论坛”,2004年。

在访谈的过程中我发现,总体来说,女性汉学家的处境艰难。究其原因来自多方面:

其一,汉学系自身生存的艰难。以德国为例,汉学系在大学中是很小的系,相比起其他学科,也是很边缘的系。现在已经被撤销的基尔大学汉学系、马堡大学汉学系,此前都是只有一位教授在支撑着,而柏林自由大学、法兰克福大学汉学系,在2009年年底之前,也不过是只有两三位正式职位的教授,其规模小、边缘化的特点,决定了成为汉学系教授难上加难,如果现有教授不退休,年轻学者就无法进入;即使是现有教授到了退休年龄,也面临汉学系被取消、被合并的可能(基尔大学汉学系、马堡大学汉学系即为其例)。在此情况下,汉学系毕业的博士后,无论男女,申请成为汉学系教授,都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

在学术界,人们传统的看法仍然是汉学系的人只懂得中国古典历史与文学,或者只懂翻译。一位汉学系毕业的博士或博士后,无论其研究题目是现当代历史还是政治或社会问题,无论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是否属于历史学或政治学、社会学的范畴,这些研究都难以为历史学界或政治学界、社会学界所接受。在德国学术界,一般来说只有研究欧洲或美国历史的学者,才可以被称做“历史学家”,研究欧洲和美国政治学、社会学的学者,才可以被称为“政治学家”或“社会学家”。而对中国的研究因与这些研究毫不搭界,无论这位汉学家在历史学方面的研究多么杰出,获得了什么样的奖项,既没有人关心她的研究,也没有多少人去读她的研究著作。因此,在汉学系无法获得位置的年轻汉学学者,在与其研究相关的系科获得一席之地的机会同样微乎其微。同时,越来越少的外国人看得懂德语或欧洲其他国家的语言,非英文写成的汉学著作很少有人去读,也是欧洲汉学越来越边缘化的一个原因。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以及在国际上影响力的扩大,这一状况正在逐步发生变化,汉学系的规模在逐步扩大,汉学系出身的学者被聘为政治学、经济学教授的人数也开始逐渐增加。

其二,德国教育体制和人才培养的特点,限制了女性在大学的发展。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青年学者一旦拿到博士学位,就具有了申请在大学工作的资格。而在德国的大学,博士毕业以后还不能申请教授职位,也很难在大学找到固定的工作,只有继续拿到教授资格(博士后)之后,才可以有在大学申请教授职位的权利。虽然也有例外,但在很长的时间里,这确实是一种普遍的规则,是不容易违反的。而读完博士后学位,通常要到35、36岁,这个时候才可以找工作,才可以安排自己的生活,对很多女性来说是一个太残酷的现实。因此,尽管德国